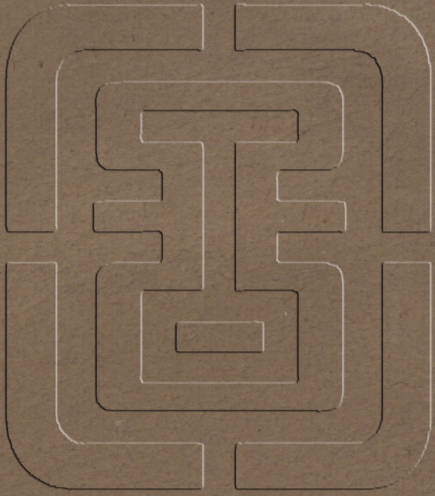




2048



皇
明
文
衡

+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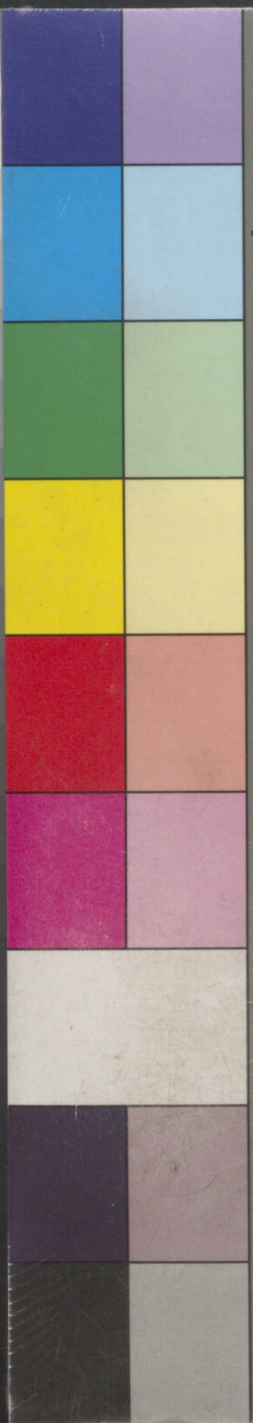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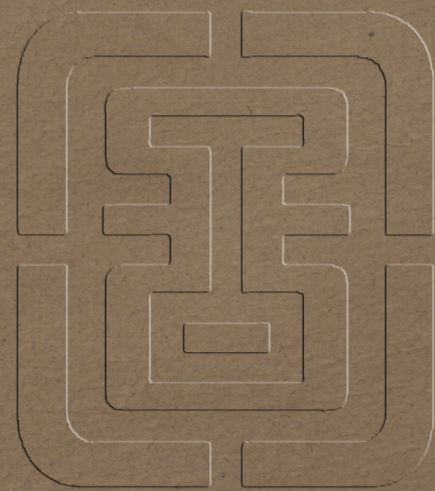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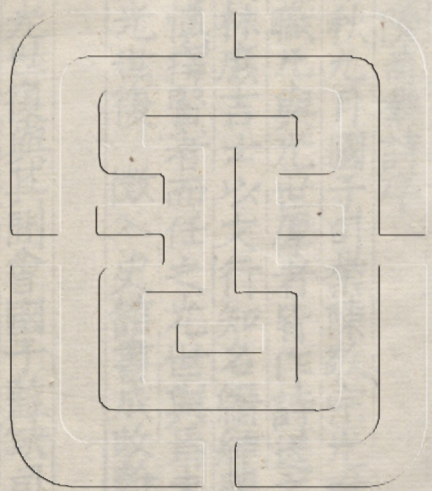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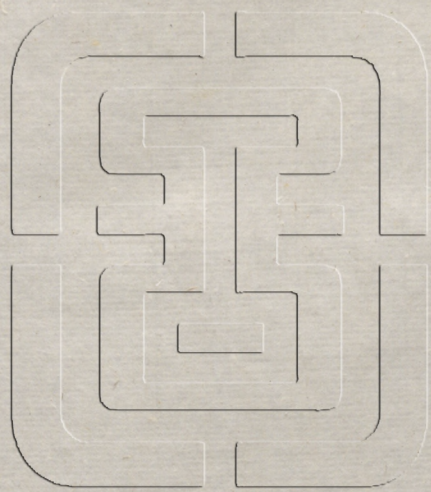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
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光
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求樂中修
高廟實錄值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
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
太宗

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開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
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然
有聞於天下今去為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

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爲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莅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木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旣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爲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爲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姦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幸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

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淮

惟我

太宗文皇帝蒞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恭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馬求樂已丑車駕巡狩北京

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

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

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戆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

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

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論十年懲艾之

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

遇

今上皇帝卽仁覃恩肆赦臣准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囊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爲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中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

畧工拙云乎哉

徐蘇傳序

胡儼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聞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爲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由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由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樓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爲故退然自守以終其

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奮勵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况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平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懷碧李氏也刊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

寶位明年改元洪熙 諭廷臣若曰惟

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

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子嗣大歷服仰遵成憲鳳

陽

皇陵金陵

孝陵 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

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暨官僚簡俾以從廷臣奉 詔惟

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

林羣公賦詩祖餞徵子序惟天啓

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

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

其人斯克翊於善

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深儒者

平居以致君澤民爲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

正諭以副

聖天子簡俾爲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聘中原歷覽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勸翼重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爲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

以名進士入翰林爲史官爲講臣歷事

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爲職業未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吾儒徒持文墨未開政事今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運帥有司憲相顧頑有守令百執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其要在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別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下之人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龜勉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已爲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爲別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助於鑿皆為

上御鑿方纂修未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 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與蔣君接迹而立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飾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谿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

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蓋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為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鑿亦不屑然士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為靜學齋詩喜而為之序既以既將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

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求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手時涼露旣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享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 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儼於王者今其宮旣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此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僣

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天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堅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

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表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榮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輒為其毀辱構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甚

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拔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與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邛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卽圖爲世用後懼元季兵興浮沉里閭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爲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爲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覈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曝茅簷涼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晚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

臥治况當 盛明之時爲士者孰不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効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日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某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爲鄉文人沒爲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遊且相知故本其心爲言以贈之而并廣或人之所見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汛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歷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卽今侍講正學方先

生也紳時駭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為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

今天子即位首召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學好古為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專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愆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召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別因為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為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複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為學豈異是哉是故極

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躬者極其備養緒內者極其克於是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成矣况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以輔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為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

行部尚書朱公聘之爲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事而車駕適自北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是子與曾君子啓實被命朱公因以冒額爲限凡所聘取六人例減以就額考試官二人改爲同考官而秉德與上蔡學教諭程某改爲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丙寅撤棘秉德將辭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以歸庶幾可以藉予之口也予聞而心慚無以復於秉德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誠厚矣然而時有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不獨先生爲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爲其鄉推舉對策不合竟免歸公孫旣不以爲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

再推而對策遂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爲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前無愧於已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進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蓋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爲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于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爲治也欽順天心敷章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於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趨善者翕然興起帝念所以致若是者是由繼承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

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宮之地 命大常卿兼翰林學士楊
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
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
共事繼獨愚陋無以少副

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

皇上嗣位治隆

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

林而楊公預執

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授例歸新城謁祭先

隴而展其誠孝飲

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

可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

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為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敷彩

於文辭以飭 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

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進之

晦庵詩抄序

吳訥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
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
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為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追李杜
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
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闡淵明之闕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
為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
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
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冲遠古澹實宗風
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
之中盡發天人之蘊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
哉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

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于感興諸詩得二百首寘于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沉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汗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爲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况乎閨門之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

德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粹成篇客或謂予曰女子以柔順爲德而以剛暴爲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鬪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苟且之間蓋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爲剛惡也予之所用爲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

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爲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
言矣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

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
縫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爲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俛
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爲榮於諸士子則爲可惜聞巷火伍之
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大學諸
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
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
於

上曰祭酒李某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
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爲十題命
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爲贈

上亦眷愛之不衰 詔兵部爲具舟 陛辭之日賜鈔一千

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
序別大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爲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
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
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特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爲之廢業
莫不嘖嘖稱美以爲榮至有爲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
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先生獲乎上下
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爲先生榮哉他日良
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

爲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
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違負乘之譏而遽舍
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爲
序而道之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四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合之民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
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
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
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固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
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
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爲得計趨公門取利爲能事而於問
學則漠然畧不加意彼皆沉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
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
敦實務德紹烈克庠校弟子質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



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諄縱息好訟趨利則朱嘗有之永樂
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
寇著聲於時擢漣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羨
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
其謹而不自流蕩爲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
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
以其行之篤受職爲大縣其往也必持已守正善其政以惠
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
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
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爲人故爲道之以贈行且以
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
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
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說皆嘉書正論多所啓沃其賢簡在
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
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爲刑部侍郎大理丞廖莊爲少卿又
以功叙爲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

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
思獻替朝夕侍止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
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

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爲詞林之重
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
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爲具瞻而知

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
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幄而予以迂疏
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
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
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
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
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
學士焉蓋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叙游非一
日其行也不可無書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徵能言者
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

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
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
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
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
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
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
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
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
大疑眾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眾莫不懼
服至有輿論不一須臾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
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
出於公不以恩讎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

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灑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

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將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投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子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肯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爲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

天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東廡王君子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陝西按察使 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 賜

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 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
與要言以爲贈蓋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明試於
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群士之右及對策驟然高第同升
之士多以爲莫能及超拜御史沈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
以私理民之訟簡赦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
求情增詞以成罪郵罰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爲名
進士居官爲材御史固宜出入 禁闥侍近 廷陛蹇蹇譎
諤揚憲軌傲官邪爲邦國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
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蓋陝西壤地闊大政務浩煩而
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
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然郡縣邊鄙
之吏民蕃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欽羨帖然而懾服相

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 國家任使之得其人斯無負
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因贈
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蘄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
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
木於太學三日不解交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蹙然
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
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 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
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鶴鳴况
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

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俱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
其請聞于 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
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
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
史太學生何蕃季憤王魯卿李謹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
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
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大學
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
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
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惻愍能感動
天聰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
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

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
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
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
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大
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眾大用至是發
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
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
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
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
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 有
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愜愾徹聽 宸聰 帝曰釋茲復厥
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贊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棧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新穎脫奏功惟初倡議
眾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此穎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弗
篤慚負聖門師道爰圯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
珎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
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明其
事體益熟其於建勳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未樂間
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宦後又陞戶科左給事中
宣德五年被舉出為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
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取得命還任工部主

事趙

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計

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矣贈為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為

君嘿也方

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目六

科出納甚嚴且密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

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

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候不

時南土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干徃九不得還其夷風又殊未

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夷心而後來還於戲

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

師不遠風土既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

翕然稱治而况君乎况君為之已有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

易治歉歲則難為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

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
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
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
而置之枉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滁陽軍兼揚州府太
守入爲同考官予忝廁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楊
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敎國子生文
章德行之大槩體用蓋彬彬然此承之詞垣載筆兩京往來
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
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真
儒治效固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 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

適考滿來京登剡幣聘相與同寅校文圍棘聯房語次歎治
則知其純正之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益如
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宜况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
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
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
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譎譎
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
儀鳳師師未嘗驚憚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蓋
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異豈非公有焉方今
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 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
海宇而旌別淑慝玉石已釐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
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

舊咸來徵文子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爲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全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拂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子友王韋菴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邁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膊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

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擁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乃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澗同知首奏免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勛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夢都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攜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

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 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在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朔者聽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 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寮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潭之龍巖人登甲申進

士第博學善屬文章菴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况不學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文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笈簿

書者得資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爲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 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薦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檄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四

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爲大言無實之儒牽制掣肘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

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

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之規

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子家并給寶楮以行

於戲 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

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

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

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

鬱之心曷由紓乎况 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

也茲蒙 恩異縉紳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
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
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
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爲文章粲然袞袞不竭中歲遭家多
難遂不及仕而其愛 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
既老猶倦倦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
古者士大夫依致恒處閭塾以爲子弟師 聖諭所云得不
欲褻寵之伴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爲之幸者令子承方
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爲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
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免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

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爲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於是
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認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
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
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
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
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
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文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
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
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之吏部時凡
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
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
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

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
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爾書幣帛往聘於
其廬既至京師 上喜其來嗟見之日卽拜左春坊左諭德
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龍眷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
職固辭 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
復 賜之爾書齋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
月供廩餼雖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
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
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爲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
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
曰小補之哉予旣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

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
者乞子言以贈嗟夫子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
不能已焉耳是爲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
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
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
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賜之一言
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徵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
地塋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
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爲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

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爲祠祭著丞
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爲奉祀京復繼爲祀丞率皆淳雅端
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雖繼爲祀丞乃以世德名堂
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入
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
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
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夫侯之功德者
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替組相承婉
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參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鑑

給事中黃門職也方今 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

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 國家之

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

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 廷

聖天子往往虛心聽納而當時仕于 朝者亦皆知其爲公

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僻之心其爲清且要蓋如此也子

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盛其一休寧

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

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

論多歸之頃予敎國子國子散地也子又寡交際在朝雖異

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

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

有參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方資二君以自
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爲非是以謂方
今明天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爲重二君皆簡
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
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既
平日切切以爲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爲
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予奚遽戚
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
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爲贈因
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復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帝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

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幹等以
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性陪其事同考官臣濤臣賢臣
泰臣正臣必臣恂臣世實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
鑑暨百執事固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
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
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
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性而不得其
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
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性
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体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
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
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
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太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
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
外文敦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
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
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体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
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
諸士子荷 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
行見對於 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平
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
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宦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
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
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猶
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
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
今皆為復其初集自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
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
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曰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
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用者指南集中所
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

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
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勸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
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
以仁許人而獨以許般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
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
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羈
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
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
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
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
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

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
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
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
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
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
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
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未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
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鐫梓以廣
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
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

錢溥

卽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爲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卽肆力於古學爲士林所推重旣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于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筆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

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况今用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文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沉酣詩書之所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冢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

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
林泰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脩鹽山王公
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
首時與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巋然信乎當
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最久於
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子曰官
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
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
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
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
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
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

邈然不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
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
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
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况以一身綱紀乎百司振
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
彼以鷲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一言一舉足為
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持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
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
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內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

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之耳於是端表儀以帥之推所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係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脩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爲稱首一日朝廷詔大臣議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覈其人皆伏罪權貴爲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曰吾之所以教人率人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迺兩上章始得請以行時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

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爲過是非正己者不能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曾凡正己以正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爲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楊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文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足爲世重者爲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諡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關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

揚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
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
正者也汝楫將錄梓以傳屬予爲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
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
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
未知此紀事之所爲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
夫子之爲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爲
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爲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
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爲妄庸之歸也幾希矣
予不敏僭序此以爲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
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爲爲文之至
實不足而工於言書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
竊然以靡麗爲能以艱澁恠僻爲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
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爲文哉以是
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
公諱球字求樂世爲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
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取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
勤積學不急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爲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

奸下徹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
驗事益彰聞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諡祠祀之典此公始終
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
與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
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
之言可乎其規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
東叅政鉞淅江副使鈞相與類集公文錄梓以傳屬時序之
時於公爲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爲重
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
恠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
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
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爲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予

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
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爲之
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
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
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
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備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 國朝仕
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而繫之蒲山
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
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爲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
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

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遷至翰林侍讀學士侍

皇太子及秦晉廷諸王授經遷國子祭酒與詹公同宋公廉俱乞歸既行復召還

上親御奉天門賜宴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法者陷於誣以死既而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葬武昌特賜諭祭諸王亦致祭為觀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始而不替則其賢槩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繫其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終於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唐而

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國家之盛其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邪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楊州府通判以廉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濟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濟弟顯與國人共殺琮以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使往冊顯嗣為安南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間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徃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懷珠合浦上降旨詔責之卽首伏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

皇上神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

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爲王師將有事

干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卽文皇帝伐時物故耳

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皇上光昭先烈一視同仁之意

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

知海濱酋長當恩命之白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

爲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

於是旣書此爲序復爲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維

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暴斯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

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爲獫狁勿爲鬼方爾惟虞芮暨爾

越裳使車闐闐恩言是宣交入感慰扞拜而前專對之餘爲

我謝焉

大學要畧序

洪寬

大學要畧一書元曾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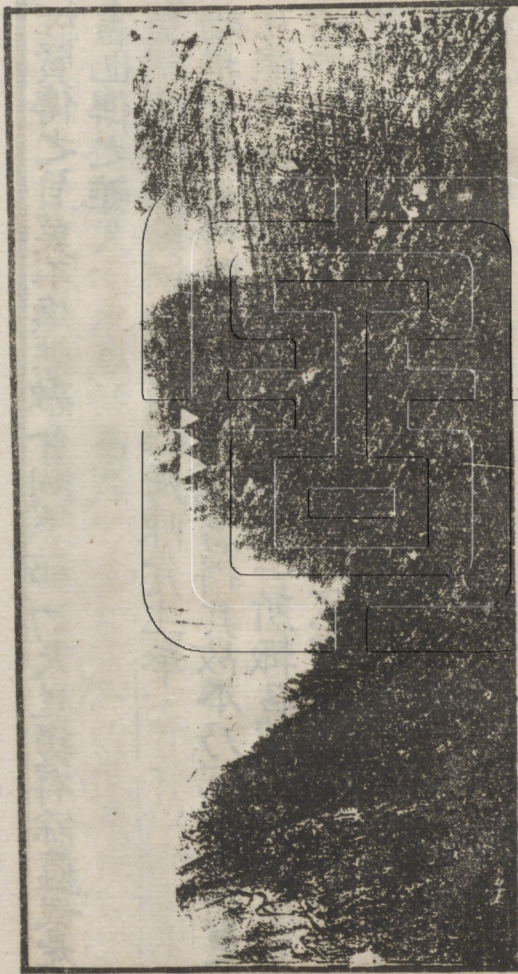
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
吾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
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
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
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觀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
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胡元聖
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覽聖經
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
後之學者其信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這便
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
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

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蘊哉是
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

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

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
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
館下出以示之曰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鑿官而觀聽者亦
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
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 孟剛京口陶 茂各捐俸錢
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
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
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
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寬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

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跋

恭題幽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今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

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

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

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警之

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

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

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

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

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

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
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

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

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

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如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頽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斂字不成行列甫

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

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自共樂太平之盛也

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旣退竊自念曰臣本越
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葦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

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夔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

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

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躡躍奮

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白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便蕃仰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猷爲願特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
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爲軸裝褉成卷什襲
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
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
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回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
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
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
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

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
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
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列風中幾
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
日忠宣方西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
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
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
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上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
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
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土風四海方翹首望右曾
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遠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
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臆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
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裏
鮪尤爲佳絕廉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
須谿題識死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
者咸定爲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自然不侔鄱陽劉彥
昂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僞之辯固自有異
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
者甚備固不必宣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
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

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唐子而迄於丙辰凡
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
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
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
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
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
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
崇漸隆不復肯仕宋无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
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
邪姑來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

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係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曾公之孫約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言父濂洛風雅卽孰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慕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

劉養浩饒歌鼓吹曲後跋

右

皇明饒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錮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

業之盛爲宋饒歌傳誦縉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錡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洗沈于如在短簫饒鼓間不知其爲衰頹也

范賢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

公卿之薦引爲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宿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卽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雲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故於未習之璧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

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與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怖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真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

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聞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拜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

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舉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又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

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
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
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
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
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
非街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楹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
志于自警寧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
不可以虛作也古之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
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
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識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成謝萬之語可以知其
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
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王禕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觀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脩之功畢始藏事蓋以逐事
爲之也廉還白于 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大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

對之頃具言脩接廟事

上曰接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
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避之謂廉善爲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
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
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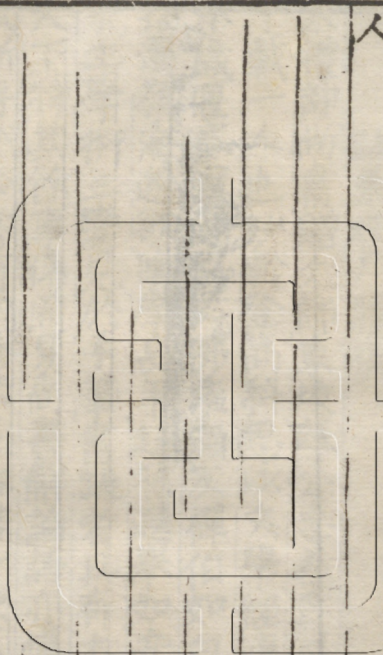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
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
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遺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徃
徃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
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
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本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
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
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等名
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
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

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訕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具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在彼而不

在此也予濯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沔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墜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跡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軼何足以見之與各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

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牋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黔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其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訪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而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觀全集為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敝

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訪竊著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然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克實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民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營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誦當世奸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

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由天寶十三年逆臣替亂當汙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和識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特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

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叅政陶公凡朝之大
夫士咸愛重之爲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撫學士所書孝事有
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
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
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
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
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
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
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疑用事已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
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

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
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爲著畫像
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
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
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
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
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
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
之莽操梁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
嘗事莽矣苟或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
斜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

以爲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曰于天下後世無以爲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厚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拊弱翔中津浮梁以濟艱步民至今賴之求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爲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

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右效筆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克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

聞叅諸記錄別著必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
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即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
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于
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金
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
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
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
與金和以拒无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
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
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
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
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
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
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
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
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
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
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
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
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則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

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
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
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
天軸地衝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
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
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衝地有軸前
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
陣及曰聽音望聲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後衝為
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龍飛龍雲為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
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
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
持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

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
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蹟

古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旌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
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
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
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求桂
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
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
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
深書有云子城傲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
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

堪其憂和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蒂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鷄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王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截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截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卽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必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

心之所存爲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瘁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爲脩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夫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旣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和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

知約齋之心者觀於蒞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脩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孟兼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即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稱譽有加焉

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徽

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

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爲序其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彦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讌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聞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于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爲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爲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爲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

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閤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嗚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暉暉以爲不若

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割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戡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平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遠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

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
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
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
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
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
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
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
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
其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
于四明而遂未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傒斯伯防得其所著于
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
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

上真賢乎哉錢用士傳子敬趙時恭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
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
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
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殘廢墳墓無主而
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
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
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知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
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
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
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
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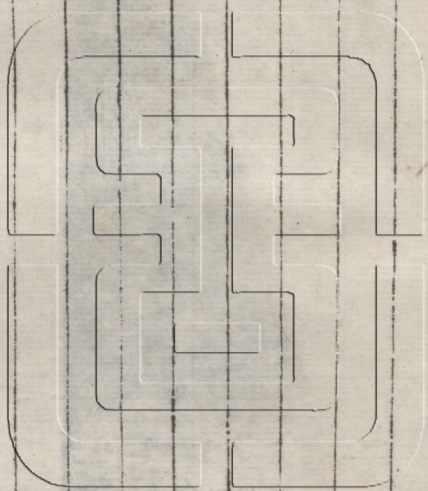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
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
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
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
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則以爲無用楊君亦
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
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
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
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
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

感慕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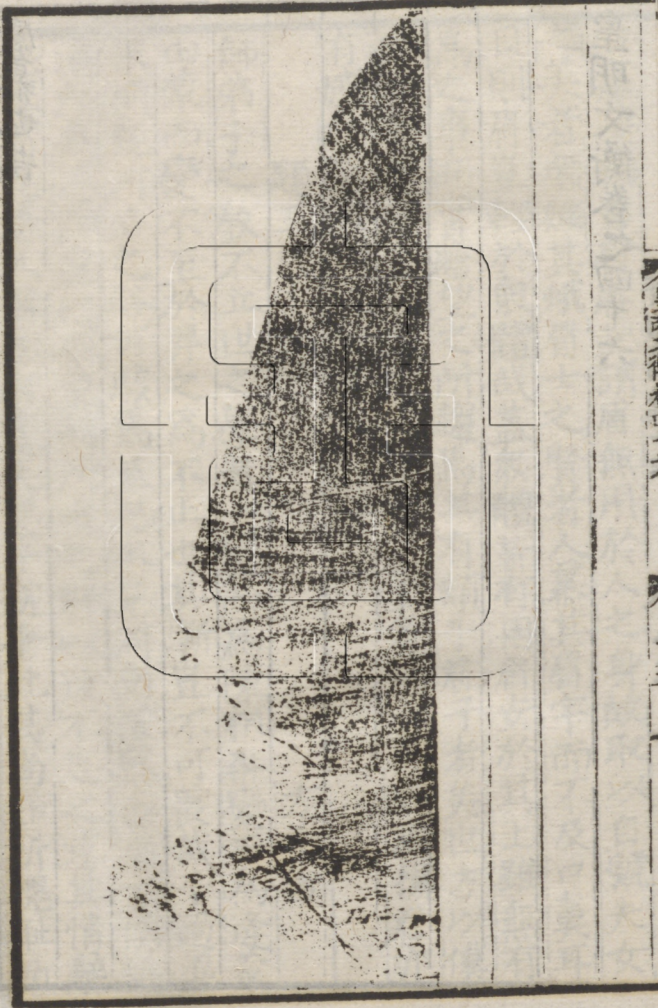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
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
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
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
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
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
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
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旣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
汗畊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



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汗節未彰君子蓋亦有不道者况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呼使維終始於朝川徙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禺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篋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霧飛揚睽睽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

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褰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鏤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水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王而先左丞王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

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大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揉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爲辯之于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卽其

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磨滅於旣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携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爲樂且康豐隆
儵忽周八荒鬼塞大蠹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
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蕭湘蒼梧九點山蒼
蒼踰鳥三足并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
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爲宅龍堂九河旣阻不可方鼉鼉出
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兜鍪戰士身
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蕭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
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栢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衆人之所能變非貞烈凜凜乎不可奪者不能也元之政亂政也妻母內嫂彝倫數天理滅其于衛矣而會稽張婦施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其高風貞烈賢于栢舟多矣

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儂辱不及大天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辜止于貶斥覃恩賜宥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朽故也

皇上德竝天地旁招英俊聚于京師爵之以官任之以政

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

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

某甲子召入禁闈駁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

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

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

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滂沱驅馳梁雍之郊以達于蜀

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

須凡作養成就以夏變夷斬之摩之膏之煦之皆出于仁義

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

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于朝廷之上而

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末
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

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凜雪然卒未能着去
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繇瀝也若先生者 聖眷日隆中外屬
望又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 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
日南至王景章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
其欲順其欲烏得而不弗喜拂其心烏得而不弗怒此君子小人
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
皇之爲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
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

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
樂婦女鼓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
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
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
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
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
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
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 敕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
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
禮頓首而退

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今上即位以

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 遼王來朝
京師臣元禮告以故 王為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
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論識其事倫識惟仁義之德至
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
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
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眾不附身以之而後脩家以之而
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畔而去也君

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眾人所以迷瞶顛錯者
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
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鹿女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
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
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
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賤所曰九弟
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
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
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
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鮑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

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請當時備碩
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攻紹興
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
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貶
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爲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
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
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
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
兄不可必其爲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
旣書而未述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
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
州真僊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爲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爲一卷朝
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
所仰望豈子孫能爲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
爲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爲
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
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盡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
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
凜然飛動太上有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
批抹汗者朕啓太上令工遂行裁去裝褙於乎公之翰墨在
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况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
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爲字
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卽見其人子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

爲心卽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爲心寶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示予謂爲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

間父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旣以刻梓後復刊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錢板於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主嶽申之說爲多并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

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竝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獄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與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敢劬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饜富貴其視丞相厲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韶甌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

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踈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遺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瞶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也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未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丞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擊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文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實率持去其子繁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爲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

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寵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求慟獲觀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爲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遂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

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揚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譴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害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極子經著刻板今在蘇

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爲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經書爲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情玉亦著此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未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家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爲難彼固

歎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向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益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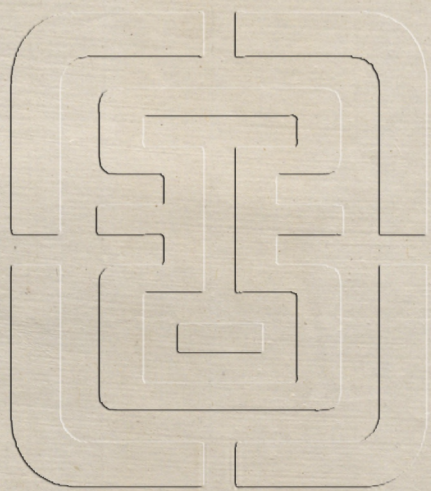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皇帝卽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

緡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雞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况

帝王於先師之制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